

90 庫文潮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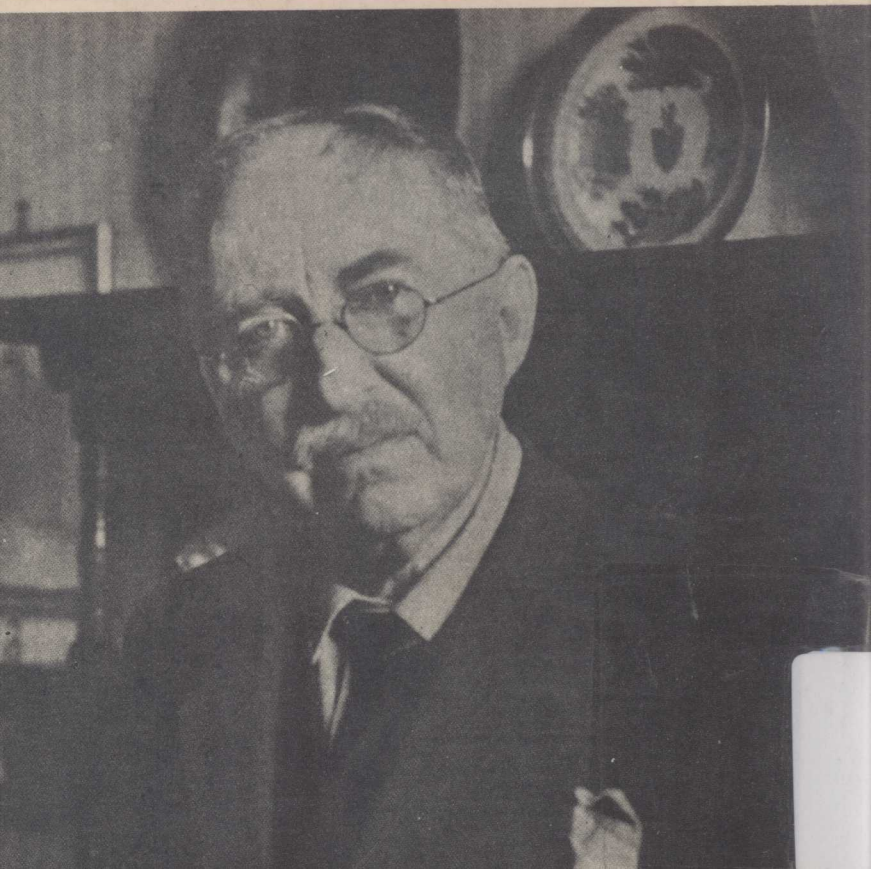
Aspects of the Novel

觀面面說小

術藝的作寫說小代現

譯彬文李

著特斯佛



014
812-2

470917

港台書室

新潮文庫
90

佛斯特
李文彬
譯著

小說面面觀

——現代小說寫作的藝術

志文出版社印行



90097070



研究生費

Aspects of the Novel

by E. M. Forster

Translated by Wen-Pin Li

小說面面觀

新潮文庫 90

原	著	者	佛	斯	特
譯		著	李	文	彬
發	行	人	張	清	吉
出	版	者	志	文	出
地		址	臺	北	市
郵	政	劃	六	一	六
總	經	銷	長	榮	書
地		址	臺	北	市
電		話	三	五	二
初		版	中	華	民
內	政	部	出	版	登
			記	證	內
			版	臺	業
			字	第	1146
			號		號

~~定價 22 元~~

(缺頁或裝訂錯誤時可照換)

定價 50 元 志文

P

譯序

「小說面面觀」是佛斯特在劍橋大學主持「克拉克講座」時所發表的演說稿。無疑的，在小說藝術理論的發展中，這是一部很重要的作品。

佛斯特 (Edward Morgan Forster)，西元一八七九年生於英國倫敦。小時候在頓橋學校 (Tonbridge School) 受教育，然後進入劍橋大學。他在年少時，即開始他的小說創作事業，畢業後為「獨立評論」雜誌寫了不少短篇小說；不久離開英國，漫遊全歐，並曾三度走訪印度。他的長篇鉅作亦陸續發表。一九二四年「印度之旅」(A Passage to India) 出版，佛斯特偉大小說家的地位，於焉奠定。三年後，他回母校劍橋主講「克拉克講座」，聲譽更隆；因為主持該講座的都是在文學上有傑出成就的作家或學者，例如我們所熟知的歐立德 (A. S. Eliot) 即曾擔任過主講人。實際上，自從勞倫斯 (D. H. Lawrence) 去世後，他已被視為當代英國首席小說家。英女皇並以平民最高勳章授給他。他終身未娶，晚年成為劍橋大學的住校作家，一九七〇年以九一高齡逝世。劍橋大學為他下半旗致哀。

佛斯特最著名的作品是他那六大本長篇小說 (書名可參閱本書後附之年譜)，而以「印度之

旅」最爲出色。這本書不但爲他贏得了國際性的聲譽，且使他成爲學院中研究的對象。一般批評家認爲，這是極少數幾本能把握種族問題的偉大作品之一。此書的風格與吉卜齡（Rudyard Kipling）有關東方的著作頗有相似之處。然而，基本的差異在：吉卜齡披著大英帝國的皇袍，以君臨天下的姿態去俯視東方，佛斯特的作品則毋寧是一種對「東方的禮讚」。

「小說面面觀」是佛斯特最主要的小說藝術理論建樹，也是本世紀研討小說藝術最傑出的作品之一。西方小說理論的建立自亨利·詹姆士（Henry James）之後，雖規模粗具，但大多數作品仍失之篇短理蕪。長篇巨構當首推路伯克（Percy Lubbock）的「小說技巧」（The Craft of Fiction），以及佛斯特的這本「小說面面觀」。路伯克踵武前賢，可以說是詹姆士小說理論的繼承人。他將「敘事觀點」（Point of View）放在小說藝術技巧的首要之位，並使其成爲二十世紀小說批評的金科玉律。與他唱和的包括蕭納（Mark Shorer），布斯（Wayne C. Booth）以及弗里曼（Norman Friedman）等著名的小說理論家。而且，他們與新批評（New Criticism）遠相呼應，使型式主義（Formalism）成爲小說批評界的主流。

顯然，佛斯特對這個主流並不十分讚賞。他以一個偉大小說家的心靈去接觸，發現內容比型式更能衡量出一位小說家的偉大與否。型式的精鍊可以使人成「匠」；而內容的深遠則可使人成「家」。如果以路伯克的理論去衡量一切小說，我們將如何去面對十九世紀的小說大師，如托爾

斯泰，杜思妥也夫斯基，狄更斯，梅爾維爾等人？型式可以幫助但絕不能約束一個偉大的心靈。

這也不能說佛斯特不重視型式，他只是不強調而已，小說有許多面，型式包容在這些裡面，但絕不是全部。他對型式的不重視，可以在此書的「人物」、「情節」，以及「圖式與節奏」數章中看出；他對型式的不強調，可以在「故事」、「幻想」與「預言」三章中看出。此書不但是現代西方研究小說者必讀之作，而且各章均分別被選錄於各種不同的小說理論及批評選集之中。

對於一個中國的讀者而言，佛斯特的分析理論是頗能「深得我心」的。因為以路伯克或新批評的標準去看中國小說，我們必然會大失所望；但是即使在「水滸傳」或「紅樓夢」中找不到「敘事觀點」的統一，找不到成套的象徵或神話的結構，我們仍然可以感受到一個偉大心靈的悸動，一位充滿智慧的天才。佛斯特此書中「幻想」與「預言」兩章就是一個偉大心靈與其他偉大心靈契合時的印象，一位不願自縛於型式的天才與其他天才交通時的共鳴。所謂「幻想」(Fantasy)就是人類思想中那種虛虛實實，真真幻幻的變動，而預言(Prophecy)則是一種聲調——預言者的超俗清音。偉大的小說都試圖把握捕捉此兩者，但只有少數成功。型式批評家則對此兩者無能為力，因為它們超越了「型式」。

然而，即使如此，作者佛斯特在「型式」理論上的貢獻仍然令人刮目相看。他首先為故事(Story)與情節(Plot)釐訂涇渭；什麼是故事？什麼是情節？看似涇渭分明，實則混淆不

清。同時它引出了一個更基本的問題：什麼是小說？什麼不是小說？其次，他將人物分爲圓型人物（round character）與扁平人物（flat character）：這不但增加了兩個批評上的方便用語，且使小說家對人物的塑造與功能益增了解。

證之我們以往的經驗，西方的某些文學理論常有着極高的普遍適應性（universality），而現代的中國小說家求補於西方的創作觀念比之於本國傳統有過之而無不及；王文興先生與白先勇先生是兩個明顯的例子，而夏志清教授的「中國古典小說」批評，其方法幾乎完全借助於西方。我們有理由相信，中國小說創造或批評的理論基礎，必建立在本國傳統與外來影響的融合上；而起步功夫則是對西方理論的吸收。

這也是譯者不揣淺薄，敢於翻譯這本作品的原因。佛斯特文采華瞻，加之他旁徵博引，翻譯時常有力有未逮之感。譯文根據的「豐收叢書」（The Harvest Books）版本，由於原文是演講稿，口語性極濃，譯文力求存真，做到幾分，尚需讀者賜教。

譯者 一九七三年八月 於淡江文理學院

目錄

譯序	一
第一章 導論	一
第二章 故事	二一
第三章 人物(上)	三七
第四章 人物(下)	五七
第五章 情節	七三
第六章 幻想	九三
第七章 預言	一一一
第八章 圖式與節奏	一三五
第九章 結語	一五五
附錄 佛斯特年譜	一五九

第一章 導論

這個講座與「三一學院」的教授威廉·喬治·克拉克 (William George Clark) 有關，沒有他，我們今天就無緣相聚於此，為小說作面面之觀。

克拉克是約克郡人，生於一八一二年，先在瑟德堡 (Sedbergh) 及休魯士堡 (Shrewsbury) 受教育，於一八四〇年進入「三一學院」，四年後，成為該學院的教員，並在此後將近三十年中以校為家，直到他的健康衰退，死前不久才離開學校。他的學術地位雖建立在莎士比亞的研究上，但他出版過兩本與莎翁完全無關的著作，這兩本書我們必須在此稍作一提。年輕時，他到過西班牙，寫了一本非常令人賞心悅目的遊記，書名叫「Gazpacho」。Gazpacho 是他吃過的一種冷湯名。同時他對置身於安大路西亞 (Andalusia) 的農民中，覺得樂趣盎然；其實，他對一切事物都覺得樂趣盎然。八年後，他利用假期，到希臘去遊歷，寫下了他的第二本書：「伯羅奔尼撒」 (Peloponnesus)。這本書比較嚴肅沉悶，原因是那時候的希臘本來就是個教人肅然起敬的地方，比西班牙嚴肅多了。而且當時克拉克不但是成為教士且是公眾演說人 (Public Orator)。更重要的是，他的遊伴湯普遜博士是當時「三一學院」的院長——當然不是那種能欣賞冷湯的人。

結果，像那種有關騾子及跳蚤的意興之作就少了，增加的是對希臘古蹟及古戰場的憑用。書中值得稱道之點，除了它的識見外，就是它對希臘鄉村的特別感情。克拉克也遊歷過義大利和波蘭。

回到他的本行：他先後與哥婁佛 (Glover)、萊特 (Aldis Wright) 策劃出那套鉅作「劍橋莎士比亞」(Cambridge Shakespeare)。並得萊特之助，出版「環球莎士比亞」(Globe Shakespeare)……一本廣受歡迎的教科書。他還為阿里士多芬尼斯 (Aristophanes) 作品的一個版本收集了許多資料，同時也出版了一些證道辭。但是，在一八六九年，他脫離了聖職。就像他的朋友傳記家史提芬 (Leslie Stephen)，席得威克 (Henry Sidgwich) 及那時代的許多人一樣，他發現自己無法安於教會。他把還俗的原因寫成一本小冊子，叫做「英國教會現階段的危機」(The Present Dangers of the Church of England)。當然，他也辭去了公衆演講人的職位，僅留大學教職。他死時五十七歲，任何認識他的人都認為他是個誠摯可親的學者。克拉克先生是位劍橋人；他不屬於整個世界甚或牛津，他所有的那種特質只有在劍橋的學院中才能找到，也唯有你們這些將步他後塵的人才能欣賞那種特質——一種誠篤無缺的精神。根據他的遺囑，劍橋大學每年為他舉辦一個講座，討論「喬叟以來某一時期或數時期的英國文學」。這就是我們今天得以聚集於此的原因。

向神祈靈 (invocation) 已經不時興了。可是，我仍願作兩個小小的祈禱：一願少許克拉克

的誠篤無缺精神降臨在我們之中；二願他能允許我們稍作旁鶩之舉——因為我並未嚴格遵行「某時期或數時期的英國文學」這個規約。這個規約的內容表面上與實際上都極為開明，但是，不幸我的題材，就是無法與之相合。我將在下面的討論中說明理由。這似乎有點瑣碎，然而却可以引導我們走到一個方便有利之處，我們下星期的討論就從此處出發。

我們的確需要找到一個有利的立足之處，因為小說的卷帙浩瀚却又猶未定型——沒有山頭可爬，沒有巴奈撒斯山或赫利孔山（Parnassus or Helicon）甚至沒有毗斯迦山（Pisgah）^①。它只是文學上的一塊濕地——被成百的小川流灌著，有時且形成一片沼澤。詩人對它掉以青眼，却發現自己偶爾也不得不沾點沼氣。而當歷史學者發現自己一不小心就會掉到沼澤中去時，其懊惱之情是可想而知的了。也許，在開始討論之前，我們應先給小說下個定義。這事不難：謝活利（M. Abel Chavaley）在一本出色的小書中，已經給了它一個定義——如果一個法國批評家不能給英國小說下定義，誰還能？——他說：「小說是用散文寫成的某種長度的虛構故事」。這個定義對我們來說已經足夠。我們或可把「某種長度」定為不得少於五萬字。任何超過五萬字的散文

① 巴奈撒斯山與赫利孔山為文學藝術之神阿波羅及九繆司的靈地；毗斯迦山為摩西目睹迦南而死之地。

虛構作品，在我這個演講中，即被稱為小說。如果你認為這個定義不够精當，你能想出另外一個來取代它嗎？它必須能包含像「天路歷程」(The Pilgrim's Progress)、「小子歷險記」(The Adventures of A Younger Son)、「魔笛」(The Magic Flute)、「瘟疫記」(The Journal of the Prague)、「拉塞勒斯」(Rasselas)、「優利西斯」(Ulysses)、「茱萊佳·道伯遜」(Zuleika Dobson)、「綠色大廈」(The Green Mansions)一類的作品。如果不能，必須列出不能的理由。在我們這塊濕軟的園地中，各部分之間的虛構程度不一。就在近中央的一片草地上，奧斯汀(Jane Austen)逸然而立，旁邊站着愛瑪(Emma)；而薩克利(Thackeray)也攙扶着他的愛斯蒙(Esmund)。可是，沒有一句話能把這整塊園地描述清楚。我們祇能說：它依傍於兩座峯巒起伏但並不高峻的山脈之間——一邊是詩，一邊是歷史——而第三邊却毗連海洋——我們將在「白鯨記」(Moby Dick)中遭遇到的海洋。

讓我們先討論規約中「英國文學」一詞。所謂「英國文學」，自然是指用英國文字寫成的作品，而非指在大西洋以東或赤道以北出版之物。我們並不在乎地理上的差異，那是政治家的事。然而，就此一「英國文學」的範圍而言，我們是否就有足够的施展餘地？我們能否在討論英國小說時完全忽略其他文字所寫成的小說？尤其是法國小說及俄國小說。就影響來說，這一點是可以忽略的；因為我們的作家受歐陸作家的影響甚少。但是有關文學的影響不是我這個講座的主題，

我所要討論的是英國小說的各個面。然而，我們能否對並行於歐陸的小說面，棄而不論？當然不能。我們必須面對此一事實——即使這個事實教人不甚愉快且有傷愛國心——那就是：沒有一個英國小說家比托爾斯泰 (Tolstoy) 更偉大——沒有一個英國小說家會像他一樣那麼完整的描繪出人類生存的平凡及高貴面；也沒有一個英國小說家在人類心靈的探討上比杜思妥也夫斯基 (Dostoevsky) 更深入；更沒有一個小說家對現代意識 (modern consciousness) 的分析，比普魯斯特 (Marcel Proust) 更成功。我們必須認識清楚：英國詩雖可睥睨一世——質量上都超越他國——但英國小說却難登大雅。在已存的作品中能稱登峯造極之作的可說沒有。如果我們不敢面對這個事實，我們就難辭地域主義之譏。

但是，地域主義對小說家而言，並不產生多大的意義，而且，甚至可能成為小說家的力量之源：只有夜郎自大的人及傻子才會對狄福 (Defoe) 的倫敦色彩或哈代 (Thomas Hardy) 的鄉土氣息感到不耐。可是，地域主義對於批評家却是大瑕疵。創作者常可偏窄，批評家則萬萬不可。他不是胸羅萬象就是一無所知。雖然小說具有一切創作作品的特權，小說批評則否。在英國小說中，許多小屋常被誤作大廈。隨便舉四個例子：「克蘭福」(Cranford)，「密多羅西安之心」(The Heart of Midlothian)，「簡愛」(Jane Eyre)，「奈察·弗活勒」(Richard Feverel)。我們可就許多自身或地域上的不同理由，給這些書強作解釋：「克蘭福」閃爍著中部城市地方的

詼諧色彩；「密多羅西安之心」是愛丁堡特色人物之描寫；「簡愛」是一個纖弱及未成熟女子的熱切夢想；「李察·弗活勒」流露出農村的詩情畫意，而且也充滿了典型的機智表現。但是，這四本書都是小屋而非大廈，我們祇有把他們放在「戰爭與和平」的柱廊中或「卡拉馬助夫兄弟們」(The Brothers Karamazov)的圓型拱頂下才能辨認出他們矮小的真面目。

我不打算在此講座中經常提到外國小說，我也不會以一個外國小說專家自居，因為這與我們的規約不合。可是，在開始討論之前，我必須強調外國小說的偉大性。可以這麼說：我只把它們做爲覆蓋我們講題的一個基本蔭影，以便最後當我們回顧時，可以較爲清楚的看出它的輝煌色彩。

放開「英國小說」這個規約不談，讓我們轉向規約中另一行較重要的細則：「某一時期或數時期」。這種以時間的發展分成段落以強調影響及派別(schools)的觀念，也是我這次講演所不欲採取的。我相信，「Gazpacho」的作者不會責怪我。時間一直是我們的敵人，我們必須以一種新的眼光去看英國小說家：他們不是在浮載萬代的時光之流裡，漂游而下，瞬息即逝；而是一羣坐在一間像大英博物館那樣的圓型閱讀室裡大家同時創作的人。他們坐在那裡，不會想：「我生活在維多利亞女皇時期；我在安女皇時期；我屬於却洛普(Trollope)傳統，我是反赫胥黎的(Aldous Huxley)。」他們對於手中之筆更爲心動。他們是在半催眠狀態之中，把自己悲哀與歡樂形之以筆墨。他們就被這種創作活動所界定。當愛爾頓(Oliver Elton)教授

說：「自一八四七年後，激情小說 (the novel of passion) 已完全變質。」時，他們根本不知他所指為何。這就是我們對小說家的新看法——一種不甚完美的看法，但與我們的能力相當；它可以使我們免於蹈入偽學 (Pseudo-scholarship) 之危。

學術研究是人類獲致的最高成就之一。一個人選擇了一個有價值的題材，並且將這個題材本身以及有關的一切知識完全納入腦中，還有什麼比這更愜意的？那時他可從心所欲左右逢源。如果他的題材是小說，他可依照年代闡論之，因為他已盡讀四世紀來所有的重要及許多不重要的小說作品，且對並行於英國小說之外的情形具有足夠的知識。已故的納雷爵士 (Sir Walter Raleigh) ——他曾經主持過這個講座——就是這樣的一位學者。納雷博學廣識，所以他能縱橫捭闔，放論「影響」。他儘可用年代分段法來列論英國小說。但才學未逮的後學者却必須避免。學者，就像哲學家一樣，可以對時間的河道細作探察，他縱不能探察全川，但對流經他身邊的河段，或能看清一些事實及特性，並估量其間的關係。如果他的收獲對我們就像對他自己一樣有價值，人類文明早已不是現在的面目了。他當然是失敗了，真正的學術研究是不能傳授的，真學者更是鳳毛麟角，在今天的聽眾之中或有一些真正的學者或具有真學者潛能的人，但數目甚少。站在講台上的我自然不是。我們大部份都是偽學者。我必須以同情及尊敬之心來探察我們這些偽學者的特性，因為我們屬於一個人數衆多而又饒有權勢的階層；我們控制著整個帝國的教育；報紙

奉我們爲顯要，宴會當我們做貴賓。

爲學就好的方面來說，是對知識學問的盲目崇奉。當然，它也有投機取巧的一面，但我們無需過份責難。我們大部份的人在三十歲前都需要找到一份工作，否則就得依賴親朋。而獲取工作只有通過考試一途。僞學者總是考場得意（眞學者却往往吃驚）。縱使他考試失敗，他對存在於考場中的權威仍然寢食難忘。那是通向工作職位的門檻，納與不納大權在握。一篇論「李耳王」（King Lear）的論文必有用場；它很可能就是進入地方政府的踏腳石。人們也許並不明白的對自己說：「這就是做學問的用處，它使你得到工作。」他所感受到的這種經濟上的壓力毋寧是潛意識的。他去參加考試，只覺得寫一篇論李耳王的論文雖然是一種煩躁可怕的經驗，但却不失爲切合實用。他這樣做不管是因為玩世不恭或矇昧無知，都無可厚非。只要做學問與謀生活牽連在一起，只要工作的獲得必須經由考試，我們就必須對考試不可掉以輕心。假使獲取工作不必考試，我們現在所謂的教育大多要瓦解，但沒有人會因此變得更蠢。

當一個人從事文學批評時——就像我現在所做的工作一樣——他才變得禍害無窮。因爲他雖採用了眞學者的方法却缺少眞學者的才識素養。當他還沒讀過或讀通那些書時就先將它們分類；這是他的第一大罪。他據年代分類：一八四七年以前的作品，一八四七年以後的作品，一八四八年以前或以後寫成的作品；安女皇時代的小說；前小說（Pre-novel）②；原始小說（Pri-

novel)②；未來小說。更愚蠢的是他也根據題材分類——法庭文學(The literature of Inns)，從「湯姆瓊斯」(Tom Jones)開始；婦女運動文學，由「雪麗」(Shirley)啓端；荒島文學，從「魯賓遜漂流記」(Robinson Crusoe)到「藍礁湖」(The Blue Lagoon)；浪子文學(The literature of Rogues)——大家最喜歡的一種，但「大路」(Open Road)以後這類小說已是強弩之末；薩塞克斯文學(The literature of Sussex)；異常作品(Improper books)——一種調查研究，態度嚴肅得令人驚愕，只有道行高深的偽學者才能從事這種工作，這種小說批評與工業主義，航空技術，手足治療法，及氣候等結有不解之緣。在我多年來所讀到過的最奇特的一本書中，作者就會談到「氣候」這件事。這本書來自大西洋的彼岸，我永遠忘不了它。那是一本文學性的小冊子，名叫「小說的題材與方法」(The Materials and Methods of Fiction)。我不願提作者的姓名，我們只要知道他是個道行高深的偽學者就够了。他根據小說中的日期、長度、地方、性別，及各種觀點分類，直到不能分爲止。可是，他的袖裡還另有乾坤——氣候。而這種氣候變化多端。他不厭其煩給每一種變化作了一個實例，讓我們看看他那些變化：

② 指十八世紀 Samuel Richardson 以前未成型小說。

③ 指未成文學作品前已留傳之故事題材。